



東陽烽火

緬懷朱人俊同志逝世一周年

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編



《缅怀朱人俊同志》专辑编辑组

审 稿:方 晓 袁啸吟 张志坚

主 编:左 丁

编 辑:何亦达 洪舒江

叶 靳 田 井

懷念戰友朱人俊同志

為國為民
功績永存

譚可龍



卷 首 诗

□陈安羽

原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朱人俊同志，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与他曾在第三野战军的先遣纵队和渡江工作委员会朝夕相处。今年3月是他逝世一周年。缅怀老友，夜不能寐，遂成七律一首。

滔滔扬子育儒雄，
投笔从戎斗恶龙。
先遣浙东成伟业，
旋征堑北建丰功。（注）
孱躯不减凌云志，
铁骨长存古道风。
最爱庭前松竹翠，
如君劲节挺苍穹。

注：长江号称天堑。这里的“堑北”，是指齐鲁、黄淮和苏皖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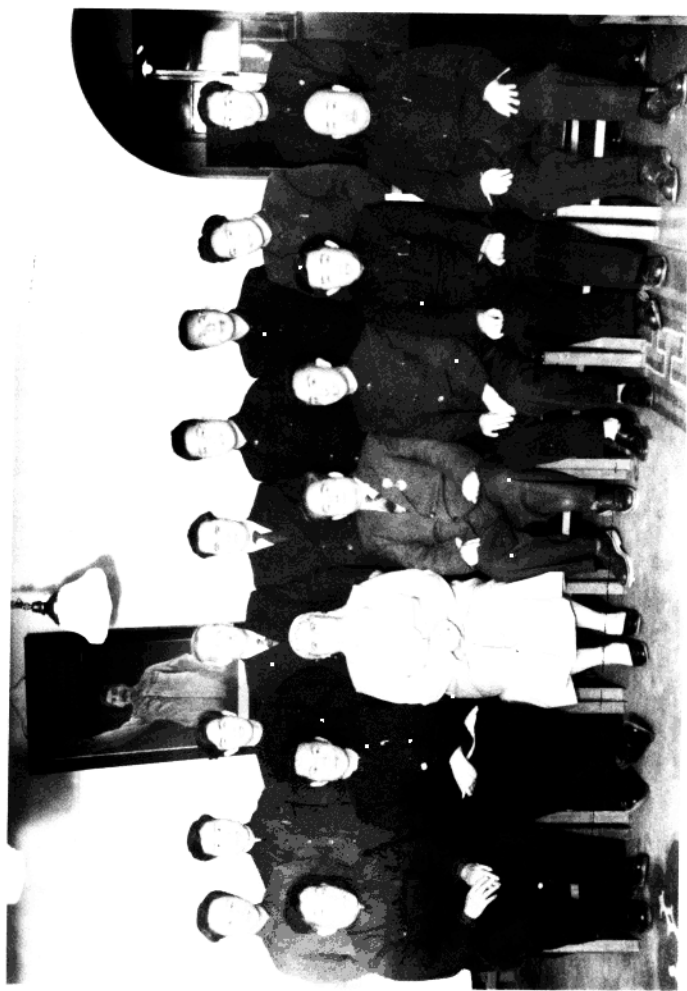


朱人俊(1916—1993)



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部诸同志在山东华丰留影，中排左第三人为朱人俊。

(1946年初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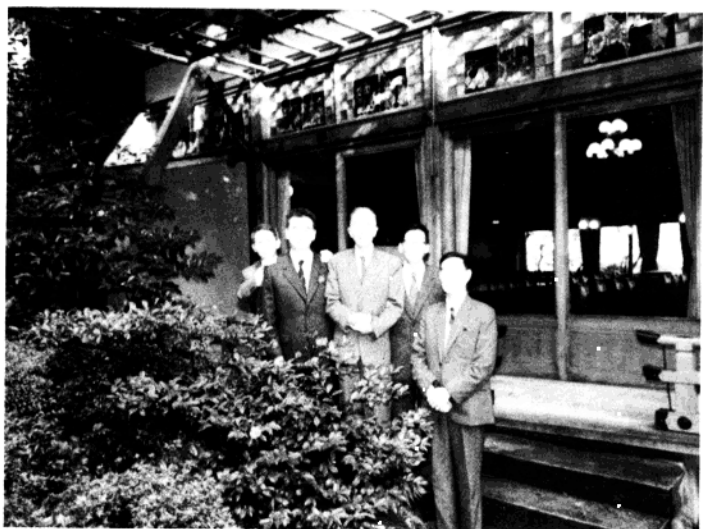


东北平安竖井建成，欢送苏联专家回国留影于辽宁阜新，前排第三人朱人俊。

(1956年11月)



率中国天文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国际天文学会前排左第二人为朱人俊。(1958年8月)



参加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访日留影,中间为朱人俊。

(1981年10月)

抗战时期浙东根据地政权建设 及老区经济开发工作座谈会合影

1986年10月14日于浙江省会杭州



前左第二人起：陈刚、朱之光、李乐山、周飞、陈布衣、朱人俊、朱白桦、朱亚民、陈之放、张光、叶伯善。
(1986年10月)



浙江新四军研究会老战友春节欢聚于西子湖畔。

(1987年)

前排左起：田井、董静之、黄毓英、周越先、徐叶群、翁惠珍、李良英、李汉民、朱堪。
 中排左起：劳范、袁啸吟、朱之光、顾春林、朱人俊、刘享云、荆子刚、钱铭岐、张翼航、沈寿文。
 第三排左起：林子明、王梅林、陆子奇、蒋震虹、魏文英、章文君、巴一熔、王靖、李华、周伟、韩毅。
 后排左起：潘文远、洪舒江、林有用、奚德祥、戚大钧、胡骏、许民、叶新、张苏、方克、何亦达。



离休后每天练字养身。(1988年初)



与老战友畅叙于病室中。自左至右：方晓、胡骏、田井、
朱人俊、洪舒江。

（1991）



逝世前最后一次留影——谭启龙、顾春林、乐子型等同志到
浙江医院探望。

(1992年6月)

朱人俊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朱人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3月24日在杭逝世，享年77岁。

朱人俊同志1916年2月出生于上海南汇县，1935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入党。1935年，朱人俊同志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任上海市学联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从所留学的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返回祖国，在上海南汇、武汉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以后，他在上海浦东和浙东等地从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参与创建浙东根据地，历任上海浦东工委委员兼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司令、浙东区党委政伪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浙东行政公署秘书长、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三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团政委、炮兵团政委、三野先遣纵队一支队干部队政委、渡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准备委员会秘书处长、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交通处长等职。建国以后，朱人俊同志任浙江省交通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阜新东北煤矿第一基本建设局副书记、书记、副局长，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党组书记、副台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朱人俊同志深受“四人帮”的

歼灭敌伪军，取得了胜利，扩大了我军政治影响。一九四二年我们到浙东后，首战全歼金山平湖县自卫总队和顽艾庆章全部。在战斗开始时，朱人俊同志奉区党委之命，冒着极大风险，深入到顾小汀、孙云达、李文元等部，凭着他的雄才胆略，做好了促使他们在战斗中保持中立的统战工作。在做敌伪军工作中，收集过很多有现实作用的情报，为部队作战作出了贡献。

朱人俊同志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一九五八年在南京天文台工作。我从抗美援朝回国后，经常到南京开会。空隙中常到朱处看望老战友，畅谈分开后的工作和身体情况。后来我在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工作时，听到朱人俊同志患心脏病。我到医院看望他时，见他仍象战斗年代在战场上那样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四人帮”迫害，身心受到摧残，特别是心脏病常犯。一九五九年他勇敢地接受了开刀，为了以后能更好地工作。

一九七五年我调浙江省军区工作后，一九七九年，他又调回浙江，老战友相逢格外亲热，总要相互间谈谈各人工作情况。一九九二年六月我去浙江参加原浙东区党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在家就想这次开会又要和人俊同志见面畅谈了。到杭州后，一打听他病重住了医院，不能来参加会议。会后，我到医院看望他，见他病很重，连说话都很吃力，反应也较迟钝，但他仍在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由于当时没有听出我的声音，接待迟缓，事后，他还亲笔写信向我道歉。我也复信给他，请他不要介意，好好保重身体要紧，后会有期。想不到几个月后，传来他去世的噩耗，从此我失去了知音、战友。朱人俊同志虽已离开我们，但他的革命精神永存。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引 言

——人俊同志一生言行的准则——实事求是

黄 源

朱人俊同志逝世近一年了。他的夫人，也是我的老战友田井同志说，已汇集了战友和亲属的悼念文稿，要我也写一点纪念文章。我口头答允，心里着慌。因为我和人俊同志相识，虽有半世纪之久，却从未在同一个单位长久工作过，各个时期虽有接触，实情所知甚少，奇怪的他却又是半世纪以来我心头始终维系着难忘的战友之一。和他接触，我深感他有一种精神感染力，令人可亲可佩，我凭着敏锐的直觉，感到他的言行，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又不能例举事实，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所以为文难于着笔了。

田井同志理解我的情况和苦衷，她说我带给你悼念文稿，你读了就可写点，作为引语。

如今我通读了朱人俊同志的各时期和各个战线上的战友们和亲属们所写的悼念他的全文，他们真是没有一个不佩服他，也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而这佩服和感动，都是来源于他们各人的亲身经历的实情，这正补足了我的缺憾。大家对他的这种精神，数十年念念不忘，意在发扬光大，为后世的榜样。我也